

書學名著選

二

春雨雜述

明解縉

學書法

學書之法，非口傳心授，不得其精。大要須臨古人墨跡，布置間架，捏破管，書破紙，方有工夫。張芝臨池學書，池水盡墨。鍾丞相人抱犢山十年，木石盡黑。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。巖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，寫一千字纔進膳。唐太宗皇帝簡板上字，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。大字須藏間架，古人以簞濡水，學書於砌，或書於几，几石皆陷。

草書評

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，以變化牽掣爲用，二者不可缺一。若專事一偏，便非至論。如魯公之沉著，何嘗不嘉？懷素之飛動，多有意趣。世之小子謂

魯公不如懷素，是東坡所謂「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」耶！

評書

學書之法，非口傳心授，不得其門。故自羲、獻而下，世無善書者。惟智永能寤寐家法，書學中興，至唐而盛。宋家三百年，惟蘇、米庶幾。元惟趙子昂一人。皆有師資，所以絕出流輩。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，惜乎工夫未及，草草度時，誠切自愧赧耳。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。

書學詳說

書肇於庖犧，筆墨紙硯，皆始古用，後世異其制爾。書稱作會，紀於太常，非可以刀削爲。而詩稱彤管，知非始於蒙恬也。三者倣此。今書之美自鍾、王，其功在執筆用筆。

執之法，虛圓正緊，又曰淺而堅，謂撥鐙，令其和暢，勿使拘攣。真書去毫端二寸，行三寸，草四寸。掣三分，而一分着紙，勢則有餘；掣一分，而三

分着紙，勢則不足。此其要也。而撇捺、鉤揭、抵拒、導送，指法亦備。其曰撇者，大指當微側，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。而又曰力以中駐，中筆之法，中指主鉤，用力全在於是。又有扳臂法，食指拄上，甚正而奇健。撮管法，撮聚管端，草書便；提筆法，提挈其筆，署書宜，此執筆之功也。

若夫用筆，毫釐鋒穎之間，頓挫之，鬱屈之，周而折之，抑而揚之，藏而出之，垂而縮之，往而復之，逆而順之，下而上之，襲而掩之，盤旋之，踴躍之，瀝之使之入，衄之使之凝，染之如穿，按之如掃，注之趨之，擢之指之，揮之掉之，提之拂之，空中墜之，架虛搶之，窮深掣之，收而縱之，蟄而伸之，淋之浸淫之使之茂，卷之蹙之，雕而琢之使之密，覆之削之使之瑩，鼓之舞之使之奇。喜而舒之，如見佳麗，如遠行客過故鄉，發其怡；怒而奪激之，如撫劍戟，操戈矛，介萬騎而馳之也，發其壯。哀而思也，低迴戚促，登高吊古，慨然嘆息之聲；樂而融之，而夢華胥之游，聽鈞天之樂，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

也。

是其一字之中，皆其心推之，有絜矩之道也，而其一篇之中，可無絜矩之道乎？上字之於下字，左行之於右行，橫斜疏密，各有攸當。上下連延，左右顧矚，八面四方，有如布陣：紛紛紜紜，鬪亂而不亂；渾渾沌沌，形圓而不可破。昔右軍之叙蘭亭，字既盡美，尤善布置，所謂增一分太長，虧一分太短。魚鬣鳥翅，花須蝶芒，油然粲然，各止其所。縱橫曲折，無不如意，毫髮之間，直無遺憾。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，而詹逸庵之於署書亦然。今欲增減其一分，易置其一筆、一點、一畫，一毫髮高下之間，闊狹偶殊，妍醜迥異。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。是以統而論之：一字之中，雖欲皆善，而必有一點、畫、鉤、剔、披、拂主之，如美石之韞良玉，使人玩繹，不可名言；一篇之中，雖欲皆善，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，如鳥、獸之有麟、鳳以爲之主，使人玩繹，不可名言：此鍾、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。

且其遺跡偶然之作，枯燥重濕，穠澹相間，蓋不經意肆筆爲之，適符天巧，奇妙出焉。此不可以強爲，亦不可以強學，惟日日臨名書，無恡紙筆，工夫精熟，久乃自然。言雖近易，實爲要旨。先儀骨體，後畫精神。有膚有血，有力有筋。其血其膚，側鋒內外之際；其力其筋，毫髮生成之妙。絲來綫去，脈絡分明。描搨爲先，傍摹次之。雙鉤映擬，功不可闕。對之倣之，如燈取影；填之補之，如鑒照形；合之符之，如瑞之於瑁也；比而似之，如睨伐柯；察而象之，詳視而默記之，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。愈近而愈未近，愈至而愈未至，切磋之，琢磨之，治之已精，益求其精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忘情筆墨之間，和調心手之用，不知物我之有間，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，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。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。

書學傳授

書自蔡中郎邕，字伯喈，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，遂爲書家授受

之祖。後傳崔瑗子玉、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。姬傳鍾繇元常、魏相國。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，師曹喜、劉得昇，後得韋誕塚所藏書，遂過於師，無以爲比。繇傳庾征西翼、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。衛夫人傳晉右軍將軍王羲之逸少。逸少世有書學，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，與征西相師友，晚入中州，師新衆碑，隸兼崔、蔡，草並杜、張，真集韋、鍾，章齊皇、索。潤色古今，典午之興；登峰造極，書家之盛。若張丞相華，嵇侍中康，山吏部濤，阮步兵籍，向侍中秀輩，翰墨奇秀，皆非其匹。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，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。冠絕古今，不可尚已。右軍傳子若孫，及郗超、謝朓等，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。大令傳甥羊欣。羊欣傳王僧虔。僧虔傳蕭子雲、阮研、孔琳之。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。智永傳唐虞永興世南伯施。伯施傳歐陽率更詢、褚河南遂良登善。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。是爲貞觀四家。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。少保傳李北海邕，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。率更

傳陸長史東之。東之傳猶子彥遠。彥遠傳張長史旭。旭傳顏平原真卿、李翰林白、徐會稽浩。真卿傳柳公權京兆、零陵僧懷素藏真、鄔彤、韋玩、崔邈、張從申，以至楊凝式。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、徐鉉兄弟。宋興，李西臺建中，周膳部越皆知名家，蘇舜欽、薛紹彭繼之，以逮南渡。小米傳其家法，盛行於世。王庭筠以南宮之甥，擅名於金，傳子澹游，至張天錫。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。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，得南宮之傳。而天資英邁，積學功深，盡掩前人，超人魏晉，當時翕然師之。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，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，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，仲穆造其純和。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，洪武初，後進猶及見之。子山在南臺時，臨川危太樸、饒介之得其傳授，而太樸以教宋璩、仲珩、杜環、叔循、詹希元、孟舉。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，介之以教宋克、仲溫。而在至正初，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，傳其子泓，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，與仲珩、叔循聲名相埒云。

饒介，字介之，號醉翁、華蓋山樵、浮丘公童子，亦曰介叟，臨川人，遊建康，丁仲容婿畜之。後卒於姑蘇，時歲丁未。

宋克字仲溫，一字克溫，吳郡人。卒官鳳翔府同知，時洪武丁卯。

宋璲字仲珩，金華人。太史潛溪公仲子，仕止中書舍人，卒於洪武辛酉。

俞和字子中，號紫芝山樵，桐江人，寓居錢塘。洪武以布衣卒，年八十餘。

杜環字叔循，廬陵人，官水部員外郎。卒時洪武戊辰。

詹希元，後更名希原，字孟舉，新安人。號逸庵、丙寅訥叟。幼從父官勝國，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，後卒官中書舍人。

胡布字子中，盱江人。得書法於宋克。一云，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。

揭樞字平仲，豐城人。

書訣

明豐坊

昔人傳筆訣云：「雙鉤懸腕，讓左側右，虛掌實指，意前筆後。」論書勢

云：「如屋漏痕，如壁坼，如錐畫沙，如印印泥，如折釵股。」自鍾、王以來，知

此秘者，晉則謝安石、郗方回、庾稚恭、張君祖，宋則羊敬元、薄欽叔，齊則王簡、穆伯寶，梁則蕭景喬、蕭挹、陶弘景、孫文韜，陳則蔡徵、毛喜、陳伯智、智永禪師，隋則史陵、薛道衡、丁道護、趙文淵，唐則歐陽信本、虞伯施、褚登善、薛純陀、薛嗣通、孫過庭、鍾紹京、賈膺福、李泰和、賀季真、李太白、張伯高、杜子美、顏清臣、柳誠懸、錢藏真、張從申，五代則楊凝式、釋彥脩，趙宋則蔡君謨、周子發、先清敏公、蘇子美、黃魯直、米元章、黃長睿、楊補之、姜堯章，金則趙周臣，元則胡汲仲、趙子昂、仲穆、巖子山、宣伯綱、薛宗海、仇仁近、黃

晉卿、傅汝礪、俞伯貞、曹世長、陳叔夏、饒介之、揭曼碩、陳象賢、葉敬常、吳主一、龍子高，本朝唯宋景濂、仲珩、楊孟載、王叔明、端木孝思、陶晉生、陳文東、曾子啓、先曾祖通奉府君、謝原功、陳繼善、袁德驤、李貞伯、陸子淵、文徵仲、祝希哲數公而已。雖所就不一，要之皆有師法，非孟浪者。古語云：「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；取法乎中，斯爲下矣。」永宣之後，人趨時尚，於是效宋仲溫、宋昌裔、解大紳、沈民則、姜伯振、張汝弼、李賓之、陳公甫、莊孔暘、李獻吉、何仲默、金元玉、詹仲和、張君玉、夏公謹、王履吉者，靡然成風。古法無餘，濁俗滿紙。況於反賊李士實、娼夫徐霖、陳鶴之跡，正如藍縷乞兒，麻風遮體，久墮溷廁，薄伏通衢，臃腫蹢躅，無復人狀。具眼鼻者，勇避千金，乃有師之，如馬一龍、方元渙等，莊生所謂「鯽且甘帶」，其此輩歟？

雙鉤懸腕者，食指中指圓曲如鉤，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，則執筆挺直；大字運上腕，小字運下腕，不使肉襯於紙，則運筆如飛。讓左側右者，

左肘讓而居外，右手側而過中，使筆管與鼻準相對，則行間直下而無欹曲之患。虛掌實指者，指不實則顫掣而無力，掌不虛則窒礙而無勢；妙在無名指得力，三指齊撮於上，而第四指抵管於下；無垂不縮，無往不收；一畫之間，變起伏於鋒杪；一點之內，殊衄挫於毫芒。意前筆後者，熟玩古帖，於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疏密、纖穠，蘊藉於心，臨紙瞑默，豫思其法，隨物賦形，各得其理。揚子云：「斫木爲棋，搏革爲鞠，亦皆有法。」況書居六藝之五，聖人以之參贊化育，貫徹古今。明道先生執筆甚敬，曰即此是學。近時業舉白丁，厚賂主司，叨冒掄魁，舐痔權倖，驟躋膺仕，乃謂書不足學也。噫嘻，彼何知！彼何知！

無垂不縮，無往不收，則如屋漏痕：言不露圭角也。違而不犯，和而不同，帶燥方潤，將濃遂枯，則如壁坼：言布置有自然之巧也。指實臂懸，筆有全力，擲衄頓挫，書必入木，則如印印泥：言方圓深厚而不輕浮也。點必

隱鋒，波必三折，肘下風生，起止無跡，則如錐畫沙：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。水墨得所，血潤骨堅，泯規矩於方圓，遁鈎繩於曲直，則如折釵股：言嚴重渾厚而不必蛇蚓之態也。古人論詩之妙，必曰沉着痛快。惟書亦然。沉着而不痛快，則肥濁而風韻不足；痛快而不沉着，則潦草而法度蕩然。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。」弘則曠達，毅則嚴重。嚴重則處事沉着，可以託六尺之孤；曠達則風度閑雅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。兼之而後爲全德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姜白石云：「一須人品高。」此其本歟？

書有筋骨血肉。筋生於腕，腕能懸則筋脈相連而有勢，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。血生於水，肉生於墨，水須新汲，墨須新磨，則燥濕調勻而肥瘦得所。此古人所以必資乎器也。

古人作篆、分、真、行、草書，用筆無二，必以正鋒爲主，間用側鋒取妍。分書以下，正鋒居八，側鋒居二，篆則一毫不可側也。詳辯後。

古大家之書，必通篆籀，然後結構淳古，使轉勁逸，伯喈以下皆然。米元章稱謝安石中郎帖、顏魯公爭坐書有篆籀氣象，乃其證也。然篆學必精六書，六書之說，唯趙古則本義卷首諧聲、假借、轉注三論，足以一掃諸家之謬，但以小篆爲主，不能深考古文，譬則無根之木，無首之人。如「三」爲古文「天」字，庖羲始制，而以「一」「大」會意；象形，而以爲形兼意；從口，指事，而以爲事兼聲；象簞形，而以爲從卑；乃卮匱，象形，而以爲女陰；皆失倉頡本旨。蓋小篆者，李斯以愚黔首，豈可反以爲據乎？楊桓六書統最博，然承許慎之訛，以會意爲轉注，轉注爲假借，又不逮古則遠矣。余著書海溯源，極博而精，第知者鮮矣。

篆有百種，宜常用者六種而已。一曰古文，史皇、倉頡、廣天皇之制。二曰奇字，黃帝史沮誦增損古文。三曰大篆，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。三體宜書箴銘，可以出入。四曰小篆，李斯製，碑額、志蓋、齋匾用之。五曰繆篆，

漢、晉印章之文，圖書私印宜其體。六曰疊篆，今官府印信所用，禮部鑄印局所掌，亦宜習知，以防詐僞。其唐元序、夢英、陳搏道肯所傳，杜撰非古，不必遍習也。

古文見宣和博古圖、呂與叔考古圖、李伯時甲秀堂帖、鄭漁仲泉譜、趙明誠古器物銘、胡世將資古錄、薛用敏鐘鼎款識、王子弁嘯堂集古錄、王子端雪溪堂帖、曹貞素款識續錄。

大篆，結體本於古人，而垂筆圓齊，蓋小篆之所從出。史逸，字孟佚，伯邑考之子，文王之嫡長孫也。逸生頤，頤生黎，黎生籀，世以大宗爲周太史。籀又損益潤色，別號「籀文」，垂筆鈇利，以此爲別。

小篆，一名玉筋篆。吾子行曰：「李斯方圓廓落，陽冰圓活姿媚。」然兼之者亦唯子行一人，可謂獨步千古。陶宗儀乃云專法陽冰，淺之知篆矣。餘家亦有妙處。

隸者，作於程邈，今楷書之原也，微存篆體，元吳幼清、周伯溫、國初趙古則得其法。今隸皆楷書也，亦分五等。一曰銘石，鍾繇特勝。二曰小楷，二王稍變鍾法；右軍用筆內擲，正鋒居多，故法度森嚴而入神；子敬用筆外拓，側鋒居半，故精神散朗而入妙。三曰中楷，率更神品上，永興妙品上，河南妙品中，嗣通妙品下。四曰擘窠，創於魯公，柳以清勁敵之。五曰題署，亦顏公爲優，太白次之，君謨又次之。本朝惟孟舉可配古人，自後未見其比也。

米元章書史錄張伯高帖語云：「忽忽興來，五指包管。」此爲題署及顛草而言。伯高、魯公皆言大字運上腕，謂徑尺以上也；小字運下腕，謂徑寸以內也。若徑丈以上，如文信公魁字，人必立起，以一身全力自肩及肘運，則以五指齊撮墨池之端，似握鐵槊畫沙泥，使手離紙三尺，然後八法完整，左右無病。若字三寸至於五寸，可以端坐而書，亦必運肩及肘之力，使手離紙尺許，所謂上腕也。伯高得法於賀季真，其筆如空中拋彈，壯偉奇怪，高視千

古。正以能運上腕全力在筆，筆與神會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其徑寸以內，如蘭亭、乞假、金丹，小而姚恭公、化度寺、宣示、力命、憂虞、樂毅、方朔、黃庭、曹娥，細而河南陰符、法暉塔經，則運自肘至掌之力，亦必手離紙三、二分，所謂下腕也。腕者，肘內之彎；上，時掌切，謂由此而上至肩也；下，奚價切，謂由此而下至掌也。寶蒙書賦概以五指包管爲言，則徑寸以內，不以三指撮管於上，不以無名指抵管於下，不面几端坐而書，顫掣傾側，筆且墮落，點畫焉施？此蒙所以雖作此賦而不以書名也。子瞻反此，乃曰：「執筆無定法，大要虛而寬。」由不能虛掌實指而肉必襯紙，故其遺跡扁闊肥濁，猥俗可厭，不惟自誤，抑且誤人。又世傳學古編云：「作篆宜單鉤。」夫單鉤，則顫掣敲邪，寒酸枯燥；真行且不能，況於篆乎！子行墨跡與李少溫、徐鼎臣、楚金、張謙中用筆一律，乃知傳寫之訛，邪說惑世，因悉辯之。